

# 王廣武天降大任

唐德剛

現時異星突起，在國際間頗享清譽的香港大學校長王廣武先生，是我的老同學和好朋友。由於王君近時譽滿中外，有些新聞界的友好知道我忝在交末，便強迫我寫一點「我所知道的王廣武」一類的文章。其實關於「我所知道的」實在無法多寫，因為廣武和我雖同是當年大陸上「國立中央大學」的學生，但是我比他底班次高得多，而中央大學當年又是個全國性，迺至國際性很強的國立京師大學堂，海內外負笈而來的莘莘學子，真是似霧如雲。廣武是戰後始考入中大的南洋僑生，對我這位老氣橫秋的「學長」，他是不認識的。我雖然在校中也不認識他，但我覺得我們當年國立大學裏的學生有一種特有的氣質——這是我們的共同底文化背景。我們是一個文化分子鑄造出來的，自有其相同之處；因此「我所知道的」這一點，倒未始不可談談。

## 英倫初晤的印象

我認識王廣武不在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學，而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倫敦。  
遠在五十年代之末，大陸上史學界曾搞起一

陣馬克思史學上所謂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」的討論。海外漢學界聞風響應，乃於一九六三年在倫敦也搞個討論當代中國史學的會議。一時海外漢學名宿羣集倫敦。我那時附驥參加，年紀還不算太大。廣武也參加了，而他在這一會議上却是個小老弟。

這個會議的會場是設在牛津大學附近，一所英國王族的別墅之中。議程長達一週。這別墅築於個郊區花園之中，雕樑畫棟，十分豪華。因此我們華裔會員均戲呼之為「離宮」。當時漢學巨星如楊聯陞教授等，都有詩紀其事。不才附庸風雅，也做了些歪詩。還記得有兩句說：「行人漫說離宮美，憶否圓明劫後灰？」

我們這羣與會人士，就在這座「離宮」裏，像和尚坐關一樣，被關了一星期。同人——尤其是華裔——日夕相處，我和廣武才熟絡起來。那時與會諸賢均係歐美名家，差不多都是熟人，彼此之間的「漢學」底子究有多深，大家都都心領神會。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中文圖書部主任；同時在哥倫比亞研究院作助教授，教授「目錄學」。與會諸公諸婆底宏文鉅著，無不縷述於我

的「目錄」之內，因此各大家道行如何，我這位「目錄學教師」，對之均有持平之論。只有少數剛露頭角青年學者，才間有遺珠之憾，而廣武便是當年第一個剛露頭角來參加開會的青年史學家，我自然對他也就份外注意了。當我發現廣武竟是我底中大校友時，我對他的友情和好奇心，不消說就特別加重了。

我在中央大學讀書的那四個年頭，實是我個人成熟後的生命中自覺學問最大、心情最好、身體最壞、生活最苦的四年，所以一直念念不忘。半個世紀過去了，現在我所遇見的當年「人間一壩」（沙坪壩）的舊伙伴，無不有此同感，因而彼此之間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友情。但是我那時在倫敦碰到廣武，友情之外，還兼具好奇之心，因為他是當年我母校的一位「南洋僑生」，而「南洋僑生」和當年中大的「朝鮮學生」、「邊疆學生」等等，都是構成中央大學學術面貌多采多姿之一環。

廣武在倫敦所給予我的印象，是一個兼具中國國立大學學生瀟灑底儒生氣質，和端莊的英國紳士型的青年學者。他說的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，

和不帶地方口音的中國普通話。他底馬來語文也十分流暢；其他歐洲大陸的語文亦頗可使用。廣武也長得一表人材，風度翩翩，器宇非凡。看到廣武，就使我想起那時還在向我「口述歷史」的顧維鈞大法官來（顧氏時任職於海牙國際法庭）。我想此子也可做個顧維鈞型的「第一流中國外交家」；也可做第一流的中國「京師大學堂」的堂長。只因國族不幸，自相砍殺，把這種第一流的人材胚子，都給浪費了；使他被趕到這兒來和一些老男老女、教書先生們開他個什麼「漢學會」——我為廣武這樣難得的專材可惜；並為國族有才而不能，嗟嘆無已。

## 再見於北京

倫敦會後不久，我便聽說廣武從新加坡轉到澳大利亞去了——還是在教書，搞他所不必專搞的漢學和中國歷史。我心中總是嘀咕：廣武是個指揮官、大學校長，和中國駐超級強權大使的一級人材。他和我們這些別無所長的教書先生、老兵樂民，在一起吃粉筆灰，未免太委屈了——他應在「國宴」之上吃其山珍海味、超級大餐才對，胡為乎與我輩盪舟於赤壁之下呢。

倫敦一別二十年了。直至一九八五年秋初，大陸上舉行個「林則徐誕辰二百週年紀念會」，寄居北美的中國教書先生鄧嗣禹、何炳棟、陳志讓和我，應邀往北京參加。在北京豁然又碰到廣武，故人相逢份外歡娛。北京重遇，余已年屆二毛，而廣武也「偶有幾根白髮」了。歲月催人，均多感慨。但我看到廣武自青年已轉入中年，

言談手采，自更非青年期可比；做大使也應是「外交團」的團長了。他本是臺灣中人，竟真要與我輩庸材，終老於粉板之前哉？我仍然為他嘆息——不是嘆息他懷才不遇，而仍是嘆息國族也多艱，使他縱是雖在囊中，終無安車蒲輪，微而辟之，使其脫穎而出。時代如斯，夫復何言。

可是會後不久，消息傳來，廣武終於應聘出長「香港大學」，聞訊之下，我不禁脫帽向港大「校長徵聘委員會」，致最高之敬意。

英語國家，乃至他們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在今日世界如此安定和繁榮，實在是因為他們真能做到的孫中山向李鴻章所說的「人盡其材、地盡其利、貨暢其流」。尤其是英美西歐第一流大學校長，和大企業經理之選聘，那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，揀精揀肥，毫不含糊。大家不論親疏遠近，唯材是視，務使人稱其職而後已。

我不是說英美第一流大學校長中沒有「飯桶」。哥倫比亞大學以前老校長艾森豪就是個大飯桶。那是哥大當年徵聘委員會一時疏忽，犯了英雄崇拜的錯誤，不是私心用事的結果。艾氏之庸碌，實出徵聘委員諸公婆意料之外也。但在一般情況之下，都是人稱其職的。港大如今之選聘王廣武為校長，就是中國謀求現代化，杜絕後門，最應該學習的活生生的事例！

## 翠亨夜話

去年十一月，廣武和我竟然又在中山故居的翠亨村碰頭了。

此次見面除我二人之外，還有他底夫人和我

的老伴。廣武夫人是位卓越的英語教師，每好以改正公私文件上欠通的英語為消遣。

這次廣武是才得所用了。我不是說他脫穎而出，為他慶賀，只是覺得他做其所應做之事。其才其德，足使他對所做之事勝任愉快，而其貢獻可能是無法衡量。

以王廣武其人於今日出任香港大學校長，其才華識見，其時機遠景，都會顯出孟子所說的「天降大任於斯人」的實際意義。肩挑港大，廣武不特可做得勝任愉快，他甚至可以在中國三千年高等教育史上寫出劃時代的一頁。

一次我們在「翠亨賓館」夜喝咖啡，廣武虛懷若谷，認為他於此時此際出長香港大學，責任重大，很想聽聽朋友們的意見。有的朋友認為中國近有大學千所，十年之後香港回歸祖國，「香港大學」便是中國國立大學之一部，王校長應於此「轉移時代」，把港大逐漸引入「主流」，庶幾十年之後，落葉歸根，一拍即合。

於此，不才却獨持異議。我認為廣武不應隨波逐流；應拿出魄力來，乘此時會，以十年時間，為中國辦出一所真正合乎國際標準的現代化大學，從而引導中國高等教育的全盤改革。廣武是有此訓練、有此眼光、有此魄力、有此契機的現代化大學校長，導致中國大學教育的現代化，正是他底天降大任呢！

我認為中共辦了二十多年的大學（劃掉文革十年），還未辦出個什麼「主流」來。當今的「四個堅持」，豈是中國辦高等教育的主流指導思想耶？

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就說過：「大學還是要辦的，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……」他也問過黃永勝讀過多少年書，黃說六個月。他說得毛氏龍顏大悅，盛讚黃永勝只讀過六個月書，就可以做人民解放軍的參謀總長（上引毛語均見「毛澤東思想萬歲」）——這種讀書無用論的「毛澤東思想」，還能以主流自居，指導我輩在大學教書嗎？

### 董仲舒比馬列高明

老實說，縱使搞罷黜百家，獨崇一術，是辦教育的指導原則，則中共之學習馬恩列史也是錯誤的。我們自己的董仲舒、公孫弘的辯證法，便遠比馬列高明。且看他二人所搞的「罷」——「崇」，一搞便是兩千年。他們搞的多麼光鮮、俐落、漂亮；時至今日的李光耀還想去「獨崇儒術」一番呢。

可憐我們的毛主席，威武一時，才「罷」了二十年，就被鄧小平、胡耀邦「開放」掉了。身死「罷」滅，老婆坐牢，為天下笑。如今鄧小平搞個天下粗安，又想恢復先帝之遺則耶？如此，則二十年後，豈不又要為天下笑？當局者迷，讀者者清。二十年光陰，白駒過隙也。不信，等着瞧罷！

因此，處於這種是非難分之際，身為祭酒的王廣武博士，就應該拿出自己的魄力，自己的主張來。

還有就是現行中國大學的體制，也真是非牛非馬。一位大陸上的大學校長告訴筆者說，在他底貴校之內，師生員工，一切日常生活，除火葬

場外，他樣樣都得管。

這是以前「以俄為師」而走火入魔的怪現象。十年之後，王廣武校長的「國立香港大學」，也要回歸到此「主流」嗎？

大學校長不是公社的黨委書記嘛！柴米油鹽、夫妻吵架、馬桶漏水，可以不必管了吧！

### 中共一竿打翻兩條船

簡言之，中國人本是搞高等教育的老祖宗。老祖宗自有其良莠不齊的傳統。它可以不斷改善、改革，從而現代化，不可一竿打翻，全盤否定。

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二十年，爛污甚多，但它所辦的高等院校，却一枝獨秀、有聲有色、永垂不朽，以至今日中共搞建設的高知主力，多半還是國民黨當年所訓練而留下的遺佬。如今若輩均垂垂老矣，但是却以接班無人，還各自在其崗位上，拚其老命。

國民黨執政時代，非不想搞「黨化教育」，「國立中央大學」便是黨方所覬覦的最大目標。但是中大却始終保持了它的清白。縱是國民黨的總裁兼任校長的時代，他也沒有改變中大清白無染的傳統校風。

中共上臺後則不然，它不但把中國高教傳統全盤否定；連西方傳入的優良制度亦一概摒棄。黨人，尤其是毛氏，自作聰明，一竿打翻兩條船，徹頭徹尾，另搞一套，才搞出目前這種非牛非馬的制度來。

如今積重難返，悔之已晚。中共執政三十餘

年，對高等教育所造成另一種災害便是以黨馭校，搞出滿教室我輩當年所最鄙視的小黨棍，而美其名曰「光榮入黨」，造成一羣為黨派作爪牙的特權階級。國民黨雖具體而微，它搞校園黨團，原亦如此。想不到近年蔣經國竟有此眼光與魄力，將國民黨組織撤出大學，這真是個劃時代的進步。在這方面，則中共就顯得心虛膽怯，封建隊伍多矣。如此，則一個落伍封建的制度，硬要吃掉一個開明進步的制度，則人世間還有是非曲直嗎？在兩黨和平競賽的今天，中共二三代的開明領袖們，真應閉戶作三日思——槍桿可以出政權，但是槍桿不是萬應靈藥，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。

### 恢復學府尊嚴廣武好自為之

總之，中國大學的前途是在恢復高等學府的清白與尊嚴，不能為黨派政治所奸污。今日作為西方文明的代表機構，便是歐美第一流的學府，從牛津、劍橋、柏林、巴黎等大學，到美洲的哈佛、耶魯、哥倫比亞……他們都有數百年莊嚴清白的歷史。

當代中國學府歷史雖較短促，然亦賢人輩出。我們希望賢明而有魄力的王廣武校長，也能承繼蔡元培、胡適之、傅斯年、馬寅初……諸先賢的遺志，重領風騷，把港大辦成個當代中國的模範大學，使僵化了的中國大學教育隨之復興而邁入兼有中西之長的正路上去。

寄語廣武，任重道遠，好自為之！

一九八七，五，十於北美洲